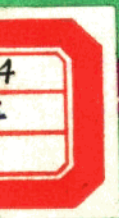




在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

屈全绳 南远景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人基层建设丛书 BDJCJSCS

前 言

自从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同钢铁结合在一起，战争就和硝烟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当人类的进步力量迫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挥舞战争武器的时候，他们又精心策划了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兵不血刃，用和平演变的手法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

本世纪40年代末，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五星红旗将中国大地上空的硝烟席卷一空，帝国主义政策的决策者们终于看到，武力永远不可能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屈服。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想用没有硝烟战争的手段，再次使中国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华夏的崛起粉碎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东方美梦，没有硝烟的战争也随之不断升级。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际风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斗争进入了新的回合。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阅历的局限，不少青年人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并不十分了解，而现实的情况却使每一个人都置身于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念常常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侵蚀人们的灵魂，许多人受了影响尚全然不知。因此，让年轻的战友们了解敌对势力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们应当采

取什么样的立场、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与之抗衡，并最终取得胜利，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奋斗乃至牺牲，需要成千上万个反颠覆、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的铮铮铁汉。老一辈的革命者已经在这场斗争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作为跨世纪的后来者，当代军人使命在肩，任重道远，应当也必将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中为祖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这又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期望。

作 者

1990年10月

政治思想坚强。官兵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安心服役，士气旺盛。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部队基层建设丛书》编委会

顾 问：（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永波 刘明璞 李德生 何其宗
张 震

主 编：黄玉章

编 委：丁寿岳 王赛茵 朱伯儒 陈世俊
吴青田 杨洪立 范印华 屈全绳
张秋祥 周美华 姜普敏 谢达忠
程庆同 缪国亮 王景佳 （常务）
陈石平 （常务）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由来	(8)
1、乔治·凯南的加急电报	(9)
2、温斯顿·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13)
3、杜鲁门主义公开出笼	(16)
4、武力征服不了中国	(18)
5、40年和平演变梦	(23)
6、面对新的战争	(26)
第二章 和平演变的策略手法	(34)
1、加强心战攻势	(34)
2、培植内应势力	(40)
3、投放经济诱饵	(42)
4、实施各种制裁	(43)
5、利用宗教渗透	(46)
6、离间民族关系	(48)
7、大搞间谍活动	(50)
8、渗透策反军队	(54)
第三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在身边	(57)
1、中英街上的战斗	(60)
2、哀莫大于心死	(66)
3、纵欲造成的危害	(73)

4、小事后面的阴影·····	(78)
5、麻痹招来的祸患·····	(81)
6、禁果酿成的苦酒·····	(86)
7、封建陋习的汪洋大海·····	(89)
第四章 人民军队——共和国的脊梁 ·····	(94)
1、军队的地位和作用·····	(94)
2、没有硝烟战争的背后·····	(100)
3、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点·····	(108)
4、祖国母亲的期望·····	(110)
5、固我长城·····	(117)
第五章 做合格军人 ·····	(135)
1、祖国呼唤合格兵·····	(135)
2、坚决听党的话·····	(138)
3、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151)
4、踏着前辈的足迹·····	(156)
5、从自己做起·····	(167)
6、净化小环境·····	(175)
第六章 战士万岁 ·····	(181)
1、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181)
2、在更广阔的战场上奉献·····	(188)
3、明天的战争·····	(194)
后 记 ·····	(199)

引 子

天气象杜勒斯的心情一样沮丧。

1959年5月24日，黎明在阴沉沉中来到华盛顿。天空灰蒙蒙的，就象里德陆军总医院建筑物上的大理石。雨时下时停，伴随瑟瑟凉风，凄凄沥沥敲打着病房的窗户。

房子很暗。脚灯微弱的蜡黄光束斜射在病床的铁架上。床头边上的氧气瓶重磅炸弹一样冰冷地站立着，一只橡皮管子从瓶颈的仪表上方垂落下来。床头玻璃柜的隔板上密密麻麻地摆着许多五颜六色的药瓶子，陆离光怪，似乎要各显神通，以复苏病床上那奄奄一息的病人。

癌细胞已经扩散，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阻止表面上尚且完整的肌体的分崩离析。在厚厚的眼镜片下面，杜勒斯那两只与生俱来就瞪得大大的眼睛此刻精疲力竭，呆滞无光。他已来到另一个世界的门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死神的传唤。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华“和平演变”战略的鼓吹者和推行者，1953年1月到1959年4月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这6年，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帝国主义势力西风日衰的年代。在这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的年月，杜勒斯怀着对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无比恐惧和刻骨仇恨，以他的粗暴、傲慢和妄自尊大，制定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反动政策。除了所谓“共同安全”、“大规模

报复”、“有限战争”、“战争边缘”等武力威胁的政策以外，还有旨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所谓“解放”政策。他的倒行逆施得到了全世界反动势力的齐声喝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他是“20世纪的梅特涅”，美国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把他描绘成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美国国务卿。可以说杜勒斯的言论和行动，具有20世纪50年代帝国主义本质的代表性。

杜勒斯生于1888年2月25日，是美国一个向具权势门阀的后裔。他的外祖父约翰·福斯特和姑丈罗伯特·蓝辛都曾当过美国国务卿。这两个人都对中国人民犯有罪行。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约翰·福斯特曾帮助日本侵夺中国领土台湾；而蓝辛，就是那位以牺牲中国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华“门户开放”的1917年“蓝辛——石井协定”的签订者。这层裙带关系使得杜勒斯很早就在美国政界露了头角。1907年，他只有19岁，就随同其外祖父出席了海牙和平会议并担任了我国清朝政府代表团的秘书。1919年他已是由洛克菲勒财团支持的苏利文——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重要成员，并因此得以出席凡尔赛会议。此后，他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参与了德国赔款问题的国际谈判。从1944年起，他成了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

杜勒斯很早就与德国的纳粹分子相勾结。1933年纳粹党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亲自到柏林，和希特勒、巴本等纳粹头目举行秘密会谈，给纳粹党以经济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他是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不好出山，只能隐身于救济事业和文化机关，担任洛克菲勒基金

会主席数年。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活跃了起来，但在1948年参议院选举中，还是落了选。1950年，杜鲁门加紧反共，调整阁僚，杜勒斯被重用为总统顾问。

出于反共、反人民的本能所需要，杜勒斯一生的著述和演讲颇为不少。主要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或和平》。其中由他口述的《战争或和平》一书系统陈述了他的反共信念，鼓吹必须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同共产主义作斗争。扬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杜勒斯认为，实力是同社会主义打交道的关键，

“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而且也包括经济力量以及一些无形的东西，例如，决定人们做什么以及他们做到什么程度的道义上的判断和世界舆论”。这些主要的观点构成了尔后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威慑”政策和所谓“解放”政策的基础。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致命的癌细胞使这个被西方舆论捧为反共斗士的风云人物，从此再也不可能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上呼风唤雨了。此刻他只能靠阵发性的回忆来证明他的存在。

液体时断时续地通过橡皮软管滴入杜勒斯的躯体。突然，他的嘴角动了几下，左眼习惯性地开始抽搐——那是他去英属圭亚那期间患疟疾服用特大剂量影响眼神经药物而留下的终身特征。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意识回光返照在1950年的朝鲜。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那时，他正好在汉城。当李承晚政府乱作一团的时候，他却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这种希望既在朝鲜，又在中国。新生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于几个月前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帝国主义在这块土地上的百年奴役宣告结束。他痛心疾首，由他外祖父、他姑父苦心经营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不复存在，作为垄断资产阶级门阀后裔的他是要复仇的。眼下，他所等待的机会已经来临。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在他看来无比美妙的蓝图：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整个中国海岸，蒋介石和麦克阿瑟的军团从台湾海峡和朝鲜进攻中国大陆，美国空军对中国东北以及其它所有战略要地实施轰炸，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掐死在摇篮，他的家族以及整个帝国主义势力重返华夏，上海的黄浦公园门口重新插上“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他越想越感到惬意，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即跑到南朝鲜议会发表了一通演说。接着飞往东京，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封急电：“我们认为应当使用美国部队，哪怕招致俄国人的反击亦在所不惜”。当杜鲁门政府决定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略朝鲜，危及中国时，他亲自跑到驻东京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将这位熟睡的五星上将搞起来，要他立即出兵。回到华盛顿后，还给杜鲁门打了麦克阿瑟的小报告，状告他行动迟缓，并竭力建议杜鲁门立即召回麦克阿瑟，派遣一位年纪较轻、精力旺盛的将军把麦克阿瑟取而代之。尔后的一段日子里，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整个美利坚处在狂喜之中。希望的欲火几乎从他那厚厚的眼镜片下面窜出来。杜鲁门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风尘仆仆地飞越太平洋，来到威克岛，亲手向麦克阿瑟这位“上帝的宠儿”挂上一枚橡叶勋章，而麦克阿瑟当时正在头脑发

昏，压根没有想到叱咤风云的他，会在亲手点燃的战火中被烧得焦头烂额，身败名裂。于是竟口出狂言，向杜鲁门起誓：“在任何情况下，朝鲜战争也会在感恩节前结束。”他们更不曾料到，毛泽东那些神勇无畏的士兵在没有空中和海上支援的情况下，突然从天而降，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和冲锋枪以及爆破筒竟把刀枪不入的美国坦克撵回三八线以南。那位一向傲慢的麦克阿瑟将军突然变得惊慌失措，连连向华盛顿告急：“本司令部……现在面临的局势超出了它的力量和控制”，“除非立即采取某种积极行动，否则就不可能有胜利的希望。而实力的不断消耗，以至最后全军覆没，倒是可以预期的”。

几年交锋之后，朝鲜半岛的丛山峻岭中留下了几十万美国军人的累累白骨，200亿美元化作烟尘，被汉江和鸭绿江的滚滚大潮席卷而去。尽管杜鲁门后来借故撤了麦克阿瑟的职，但终久挽回不了失败的命运。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在板门店停战协议上签字时懊丧地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往事是令杜勒斯痛心的，而痛心的往事不只这一件。当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使他无法忘却的记忆就象虫子一样啃着他的心，似乎要将他撕成碎片扔到上帝脚下。特别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严密封锁下，竟依靠自己的力量奇迹般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1949—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比例达到19.4%，钢铁、煤炭、电力工业的发展尤其神速。

尽管这些都是人类财富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它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令他厌恶，使他心惊，勾起了他无穷无尽的嫉妒，正象斯宾诺莎所说的，“没有比他人的不幸更令他快乐，亦没有比他人的幸福更令他不安”，假若这些数字里面的小数点往后移几位，也许他的生命还能够延续几年。

窗外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接着是嘈杂的脚步声。杜勒斯出了一身冷汗，“莫不是上帝的使者到了”，他的心不觉一颤，整个身体晃悠悠飘在空中。万能的主啊，请宽恕这可怜的罪人吧！他隐约听见牧师在祷告，就象坠入狂涛之中的溺水者发现了稻草一样，想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抓住它。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抓住了那只晃动的干柴一样萎缩的胳膊。杜勒斯慢慢睁开了眼睛，起初是习惯性的抽搐，然后突然象他作反共演讲时那样瞪着眼睛。艾森豪威尔的随从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出一身鸡皮疙瘩。只见他嘴唇又动了几下，喉咙里依稀发出丝丝的声音，这声音尽管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但艾森豪威尔却已心领神会。他知道，这位孤臣孽子是在向他遗言：武力是永远征服不了共产主义的。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钢铁一样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甚至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战胜。唯一的希望是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加深共产党内部困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杜勒斯嘴唇在继续蠕动，艾森豪威尔凝神屏息，但他

已分不清蠕动的嘴唇里吐出的字母了。

血压计上的水银柱急剧下降。上帝的使者已经等不及了，无论九泉之下的约翰·福斯特和罗伯特·蓝辛如何权势显赫，死神一定要公事公办。一条冰冷的索链不容分说套在杜勒斯的脖颈上，牵着他走向深渊。

杜勒斯拼命挣扎着。他绝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离去，共产主义正如旭日东升，磅礴于全世界，帝国主义阵营缺了他这般军师如何支撑？况且，数以千万计的内政外交事务还要向白宫和国务院进一步交待，特别是他集毕生反共阅历之大成，制作的灭亡共产主义的锦囊妙计还拴在“裤腰带上”。

他终于如愿以偿，挣开了死神的束缚。血压开始回升，鼻孔里又有了进出的气息。医生们手忙脚乱地给他输氧打针，只见他奋力将那双几乎要迸裂的圆圆的眼睛向枕边斜去，艾森豪威尔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示意手下人掀开枕头，一本《共产主义须知》（what we must know about communism）的册子露了出来，当艾森豪威尔接过这本书以后，连接杜勒斯的心电图上的波形立刻拉成一条直线，杜勒斯那颗只剩下零乱而稀疏毛发的头颅终于歪向一边，两只混浊的大眼睛死死地盯住窗外变幻莫测的天空。

杜勒斯死了，带着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迷梦不甘瞑目地死了。

第一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由来

人类在付出5千万生命代价以后，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然而，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当他们翘首期待着新世界和平曙光的时候，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国会山庄到伦敦的唐宁街十号，西方的枭雄和谋士们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文明杀戮。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掀开了序幕。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这是1945年5月2日的事。在此之前，4月29日，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在科摩湖畔被游击队抓住并当即枪毙，他们的尸体被运回米兰，吊在洛雷托广场上。4月30日，当苏军的猛烈炮声震撼整个柏林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在地下室开枪自杀。整个欧洲战争于1945年5月8日午夜正式结束。

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了。西方统治者为安排战后的世界事务忙得不可开交。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统治集团就想凭借其在战争中取得的优势，谋求战后的世界霸权。为达到这一目的，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计划采用和平与软化的手段对付苏联。1940年初美国国务院建立了“对外关系问题咨询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从美国的最大利益出发”，

“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而需要的基本原则”。1943年4月，一份《罗斯福的世界蓝图》的署名文章见诸报端，其中大国“合作”尤其美苏合作始终是文章的立论基础。罗斯福预计战后苏联将成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强国，英国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国家。因此，应当通过“合作”把苏、英以至全世界纳入自己的战略蓝图，使美国充当世界盟主。他还认为，法西斯的共同威胁，促使苏联与美英建立了战时合作关系，战后共同威胁虽然消失，但仍存在着“维持和平”的共同需要，而且，苏联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的损失，战后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是会合作的。因此，英美苏等国不仅战时可以合作，战后仍可继续合作。这种合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机构，由此维护战后世界秩序，而美国则可以这两个组织为政治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基石”，背靠实力，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

不幸的是，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死于脑溢血。而瞬息万变的历史并没有按他的安排写下去。罗斯福死后数小时，哈里·杜鲁门，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场主之子，在意想不到中（罗斯福选他作副总统才82天，他只见过罗斯福两次，对政府的施政纲领所知极少）宣誓继任，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33任总统。

1. 乔治·凯南的加急电报

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深知胜利的内涵。和平对于

他们就象久旱的禾苗遇上了甘露。1946年2月，尽管莫斯科仍然沉睡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但由于红军的凯旋，那一夜，红场激动得开了锅。从列宁墓到波克罗夫斯基教堂，到处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群。尽管男女老少的动作和行为都可用狂欢这样的字眼去形容，但一万个脸庞就有一万种不同的表情，有的放声大笑，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喊，有的叫，有的跳，有的跑，有的搂住亲人的脖颈拼命地狂吻，有的只将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痴痴呆呆地对着俄罗斯的星空。一个国家在短短6年时间里付出了两千万生命代价，成千上万的母亲失去了儿子，成千上万的女人失去了男人，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双亲，只有懂得这样巨大的不幸所带来的巨大创伤，才能懂得一个伟大民族此时此刻的感情。

时为美国驻苏使馆参赞的乔治·凯南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俄国研究了将近30年，而且还因为他作为职业外交官，此时此刻就在莫斯科。

厚厚的窗帘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见也不愿去理会红场上那历史性的激情，满怀心事的在美国驻苏大使馆那间外交公寓里不停地徘徊。不知过了多久，他停住了，一只长满汗毛的胳膊轻轻撩起窗帘一角。

窗外的游行还在继续。望着滚滚而去的人流，他喃喃自语道：“人们在欢呼跳跃……，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而战争才刚刚开始”。

说完，他下意识地耸耸双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然后踱到写字台前，从一只圆筒里抽出羽毛笔连夜起草了一